



荣新江 著

# 辨伪与存真

敦煌学论集

Essays on Dunhuang Studies

*Rong Xinjiang*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荣新江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  
ISBN 978-7-5325-5442-3

I. 辨… II. 荣… III. 敦煌学—文集 IV. K87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2683 号

- 
- 书 名** 辨伪与存真  
——敦煌学论集
- 作 者** 荣新江
- 责任编辑** 吕瑞锋
-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gujil@guji.com.cn](mailto: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http://www.ewen.cc)
-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规 格**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8.25 字数 378,000
- 印 数** 1—1,800
- 国际书号** ISBN 978-7-5325-5442-3/K·1239
- 定 价** 98.00 元
-

## 序

《鸣沙集》是我在台湾出版的一部敦煌学的论文集，主要内容以探讨敦煌学的学术史和方法论为主，涉及到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原因、敦煌写本的真伪辨别、藏经洞中混入的黑城文献，以及相关的唐五代敦煌寺院的藏书状况与藏书制度、唐五代敦煌禅宗典籍的抄写与流行情况等等。当时我关注的焦点是藏经洞封存的文献和绘画品的性质，为此也花了不少力气来分辨出原本不是属于藏经洞的文献及其来历。

这本文集中有关敦煌学方面的文章，我个人对《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李盛铎藏敦煌写卷的真与伪》、《俄藏〈景德传灯录〉非敦煌写本辨》等几篇文章比较满意，其中前三篇译成英文发表，后一篇也有日文翻译，在海外稍有影响。但是由于一些文章不是发表在常见的刊物上，又收入台湾出版的论集，不容易查阅，故反响有限。学术贵在切磋，《鸣沙集》中的一些论文和书评颇带一些学术批评，当然也希望听到善意的回馈，只要是纯学术的讨论，自当推进学术的进步。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一直有意出版《鸣沙集》的大陆简体字版。这一想法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府宪展先生的认同，他鼓励我尽快整理再版。

如果只是简单地繁简转换而变成一本论集，又有些不甘心，所以府先生的好意，一直没有领受。今年暑假，稍得闲暇，于是整理近十年来没有收入《鸣沙集》和《敦煌学新论》的相关文字，发现后来所撰有关敦煌学的论文，仍然主要是围绕着藏经洞宝藏、写本辨伪、禅宗文献的追踪、黑城文书的剔除等内容，加上有关王国维、狩野直喜、向达、常书鸿等人的敦煌学史论述，可增补者逾十万言。此外，近十多年来海内外敦煌藏卷纷纷公布，昔日笔者

费尽艰辛而挖掘到的珍宝,今日已成学者治学之公器,正可以借董理旧文之机,增补若干图版。旧文新篇汇集在一起,约有三十余万字,辅之个别精选的图版,不敢说旧貌变新颜,多少算是有一些新贡献吧。

因为旧著所探讨的材料多出土于鸣沙山下的莫高窟藏经洞,所以题作“鸣沙集”。此名虽然听起来响亮,但若读者不明了其中内涵,或有可能以为是古人别集。故听从友人建议,此次增订再版,更名为“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因为本书的主要一组论文是有关敦煌文书的真伪辨别,所以突出这一点;而书中其他论文和书评,也都在敦煌学的范围,故以“敦煌学论集”为副题,希望以此为敦煌学的广袤大厦添砖加瓦,也希望得到方家的批评指正。

荣新江

2009年7月9日于北大朗润园

## 《鸣沙集》序

大约十年以前,林聪明先生开始主编《敦煌学导论丛刊》,即约我写一本《敦煌地理文书导论》,因为那时我正在校理敦煌出土的地理志书和行纪类写本。我校敦煌地理文书,原本只是作为研究敦煌写本的基本功,所以不能专心致志。待文书校订一过后,已经有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辑校》、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桑山正进编《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等陆续出版,而李正宇和李并成两位先生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敦煌方志所记山川、河渠、建置、道路等均有详细的考证,远非在北京的我所能及。因此,林先生的约稿迟迟未就。八月间,林先生过京,又约为他主编的《敦煌丛刊二集》写稿,盛意可感,遂相商废弃旧约,另制新篇。

我历年所撰敦煌学文字,除已结集的《归义军史研究》和《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外,倒是大多数“纯”属于敦煌学的范围,有论文、有回顾和展望、有书评、还有个别学习敦煌学大家的心得体会,因略加整理,编成是集。本集所收敦煌学论文、书评等,内容大体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敦煌学的学术史问题,一是敦煌学的方法论问题,而所探讨的材料,基本上是出土于鸣沙山下的莫高窟藏经洞,故此题作《鸣沙集》,而以“敦煌学学术史和方法论的探讨”为副题。

然而,本书并非系统地探讨敦煌学的学术史和方法论问题,只是就敦煌学的某些方面有所总结,并以书评的形式探讨了一些敦煌学的研究方法。事实上,迄今还没有真正意义的、具有权威批评性的敦煌学学术史著作出版,也没有系统的敦煌学方法论的著作问世,但面对着突飞猛进、玉石混淆

的敦煌学的现状,我们需要利用各种形式的文章,大到一篇专论,小到一个脚注,来表彰先进,黜退陈腐,使敦煌学健康地发展。

敦煌学本来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所以利用敦煌资料来研究宗教、语言、文学、历史、艺术、考古等方面的学者,当然要遵守所属学科的学术规范。同时,敦煌学又是独立存在的客观现实,也有一些处理敦煌写本和洞窟材料的专门方法,这方面的方法论问题尚有待系统地讨论。遵守学术规范,首先是要尊重前人的劳动成果,最简单的作法是要指出你所处理的问题或资料的前人研究成果,这同时也是表明你本人的研究是在哪些方面超过了前人。换句话说,表彰别人的成就,是对自己所取得的成果的肯定。从目前的敦煌学界所发表的大量成品来看,也和其他许多学科一样,存在着大量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次品,相信陆续发表的书评和将来的敦煌学学术史著作对此会做出毫不留情的批评。具体的学术规范问题,也即具体的方法论问题,诸如史料的校订,引文的出处,甚至论著的出版年份、卷期、页数等,对于敦煌学研究的进步来讲也不容忽视。在这方面,敦煌学的确有其本身的特性。比如,利用敦煌文献所作的研究,首先应当重视原本,但大多数有学术价值的写本存在国外,能亲睹原卷的学者毕竟有限。这样就使得原本上的朱笔淡画常常被忽略,但根据原卷对这些外观加以详细描述的法蘭和英国编纂的目录,却很少见到人们加以利用。其次是图版,在近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刊出《英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出《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等清晰图版前,人们多用缩微胶卷或《敦煌宝藏》,但仍有不少更为清楚的照片在这些方便得到的合集以外,如早年书刊上发表的照片,又如王重民先生摄回而存于北京图书馆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的照片,还是值得加以利用的宝藏。最大的问题是录文,因为敦煌学界没有像历史学界那样拥有标点本二十四史,有不少写本都是在最近的年代里才被学者随同研究论著一起抄录发表,各人的录文质量水准相差虽然不大,但有些极为关键的字词是衡量录文好坏的准绳。现在有的研究者只图省事,所引写本往往只注编号,似乎都是他一人从原卷录出,其实不然。合理的做法是应当注出录

文的根据和自己的重要更正,注明出处就如同引用二十四史的标点本一样,并不损害一篇论文的价值。

敦煌学界在学术史和方法论上存在的问题,是有些研究者的在没有就所研究的问题广泛收集原始材料和研究成果的时候,就急于写文章。有的则是明知故犯,把别人的成果偷梁换柱式的变成自己的“成就”。从另一方面来讲,迄今的敦煌学研究成果里面,基础工作很不够,如研究者受到不同程度的外语的限制,没有重编更为详尽的世界各地所藏敦煌写本目录,特别是带有每个写本研究成果索引的写本目录尚未出现,研究者本人若不勤于积累,其研究成果必然是不完美的。

上述有关学术史和方法论的想法,贯穿于本书各篇文章当中。希望本书能够在敦煌学向更严格的学术天地迈进时,助上一臂之力。

本书所收文章,除个别文字订正外,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动,因为有些关于学术史的评论自有其时间性。一些篇章附载了新拍或新补的图版资料,为此向提供照片资料的英国图书馆东方部、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表示感谢。向为本书编辑出版提供帮助的林聪明先生、郑阿财先生、郝春文先生表示感谢,还应当特别感谢林悟殊先生、邓文宽先生、赵声良先生允许我把合撰的文章收入本集。

荣新江

1997年11月15日于北京大学承泽园



## 目 录

序.....	1
《鸣沙集》序 .....	1

## 论 文

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	1
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 .....	28
李盛铎藏敦煌写卷的真与伪 .....	47
附录: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	56
追寻最后的宝藏——李盛铎旧藏敦煌文献调查记 .....	74
敦煌写本辨伪示例	
——以法成讲《瑜伽师地论》学生笔记为中心 .....	91
有关敦博本禅籍的几个问题.....	102
敦煌本禅宗灯史残卷拾遗.....	123
有关敦煌本《历代法宝记》的新资料	
——积翠轩文库旧藏“略出本”校录 .....	140
俄藏《景德传灯录》非敦煌写本辨 .....	158
《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献 .....	165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考察队与中国新疆官府 .....	181
狩野直喜与王国维——早期敦煌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190

惊沙撼大漠——向达的敦煌考察及其学术意义·····	199
关于北大所藏常书鸿致胡适的一封信·····	236

### 回顾与展望

敦煌学研究揭开晚唐五代宋初西北史的新篇章·····	242
敦煌文献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47
《中国所藏敦煌写本联合目录》编写刍议·····	252
档案与敦煌学研究·····	259
敦煌学与唐研究·····	262
“21世纪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267

### 书 评

《俄藏敦煌文献》第1—5册评介·····	274
《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评介·····	280
《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评介·····	284
《法藏敦煌书苑精华》评介·····	291
《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评介·····	296
《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评介·····	300
《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评介·····	303
两种流散的敦煌《刘子》写本下落·····	308
《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拾遗·····	311
《敦煌汉文文献》评介·····	318
《写本时代(十世纪以前)的中国藏书》评介·····	325
《藏外佛教文献》第1辑评介·····	329
台北“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评介·····	334

## 目 录

---

《吐鲁番敦煌文献：丝绸之路的文明汇聚研究论集》评介 .....	345
《东亚古文书的历史学研究》评介 .....	352
《中古时期社邑研究》评介 .....	357
《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评介 .....	363

## 其 他

贝利教授与于阗语文献研究 .....	372
季羨林先生主持的“西域研究读书班”侧记 .....	375
饶宗颐教授与敦煌学研究 .....	379
入海遗编照眼明——潘重规《“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 题记》读后 .....	392
作者已刊论著编年目录 .....	404

## 图版目录

### 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

图 1:刚刚取出的藏经洞文献经帙合一的情形

图 2:斯坦因等从藏经洞搬出的成捆经卷

图 3:完整的贝叶本于阗文佛典(Ch. 00275)

图 4:卷轴装于于阗语佛典(Ch. c. 001)包首装饰画

图 5:伯希和在藏经洞中翻检藏经的情形

图 6:伯希和所获竹制经帙正背面

图 7:绘图本伪经《父母恩重经》尾部

图 8:完整的敦煌写经

图 9:完整的敦煌佛经尾部

图 10:斯坦因所获精美的捐制经帙

图 11:藏经洞发现的完整的敦煌画幡

### 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

图 12:小岛文书 A《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

图 13:小岛文书 B《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

图 14a - b:李盛铎旧藏《志玄安乐经》首尾

图 15:李盛铎旧藏《宣元本经》

图 16:李盛铎《班马字类附补遗》题记

图 17:李盛铎旧藏善本《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所钤

“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印

## 图版目录

---

图 18a:《李木斋印谱》所钤“木斋审定”印

图 18b:《李木斋印谱》所钤“李盛铎印”印

图 19:李盛铎旧藏善本《碧云集》上的“麀嘉馆印”

图 20:李盛铎及李滂钤在所藏《子夏易传疏义》上的部分印章

图 21:李盛铎及李滂钤在所藏《医说》上的部分印章

### 追寻最后的宝藏——李盛铎旧藏敦煌文献调查记

图 22:《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

图 23:《敦煌秘笈目录》

图 24:《唐律》

图 25:《唐天宝六载敦煌郡龙勒乡籍》

图 26:《癸未年(983)十一月河西 百姓史喜酥买骡马契》

### 敦煌本禅宗灯史残卷拾遗

图 27:俄藏 Дх. 1728《楞伽师资记》残卷

图 28:俄藏 Ф. 261《历代法宝记》

图 29:英藏 S. 11014《历代法宝记》残卷

### 有关敦煌本《历代法宝记》的新资料

——积翠轩文库旧藏“略出本”校录

图 30:积粹轩文库藏《历代法宝记》(局部)

### 俄藏《景德传灯录》非敦煌写本辨

图 31:俄藏 Ф. 229 + Ф. 241 正面《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九二

图 32:俄藏 Ф. 229 + Ф. 241 背面《景德传灯录》卷十一

图 33:英藏 KK. II. 0238 正面《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九二

图 34:英藏 KK. II. 0238 背面《景德传灯录》卷十一

**《俄藏敦煌文献》中的墨水城文献**

图 35: Дх. 1390《大威德炽盛光消灭吉祥陀罗尼》

图 36: Дх. 2158 背宣光二年(1372)案牍

图 37: Дх. 19003 历日残片

图 38: Дх. 19050 木笔书写佛经

图 39: Ф. 222《多闻天施食仪轨》(局部)

图 40: X2382 多闻天王唐卡

图 41: X2382 多闻天王唐卡局部(同上)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考察队与中国新疆官府**

图 42: 关于罗博罗夫斯基考察队的档案

图 43: 关于科兹洛夫考察队的档案

图 44: 关于奥登堡考察队的报告

**两种流散的敦煌《刘子》写本下落**

图 45: 罗振玉旧藏《刘子》残卷首部

图 46: 罗振玉旧藏《刘子》残卷尾部

**《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拾遗**

图 47: 上海博物馆藏《论语郑氏注》

图 48: 英国图书馆藏 S. 11910《论语郑氏注》

## 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发现的藏经洞,为学术界提供了大量的写本和美术品。近一个世纪以来,对于这些资料的研究成果,已经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中古时代东西方文明的理解。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年代和原因,关系着我们对藏经洞出土资料的正确理解和分析,是敦煌学研究者长期关心的问题。然而,由于这一问题涉及到我们对藏经洞资料的总体认识,也离不开我们对大约十一到十三世纪(宋元时代)西北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全面了解,因而迄今还没有十分令人满意的解说。

### 一、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的几种假说

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封闭,争论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封存的原因,一是封存的年代,二者又是相互关联的。迄今为止,学者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这两点提出种种解说,归纳起来,影响最大的说法仍然是最早讨论这个问题的斯坦因和伯希和。

斯坦因根据他在洞中所藏一些包裹皮中发现的一批相当数量的汉文碎纸块、带有木轴的残经尾、木轴、丝带、布包皮、丝织品做的还愿物、绢画残片、画幡木网架等等,认为这些东西是从敦煌各寺院中收集来的神圣废弃物,藏经洞就是堆放它们的处所。他还根据所见写本和绢画题记最晚者为十世纪末的情况,推测洞窟的封闭是在十一世纪初

叶<sup>〔1〕</sup>。其观点可以作为“废弃说”的代表。伯希和根据洞中无西夏文书，而藏汉文本及绢画、壁画、佛像、石碑杂沓堆置，因而认为是1035年西夏人侵敦煌时为避外寇而仓皇封闭的<sup>〔2〕</sup>。有人称之为“避难说”。此后，藤枝晃教授采用“废弃说”，他认为废弃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印本佛典取代了卷轴装佛典，图书馆书架的重新布置导致原来的卷轴佛典的废弃，时间在1002年以后不久<sup>〔3〕</sup>。方广錫博士也主张“废弃说”，他提出的假设是在曹氏政

〔1〕 A. Stein, *Serindia*, II, Oxford 1921, p. 820. 按 *Serindia* (西域考古图记) 全称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共五卷, 是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的正式考古报告, 有关斯坦因获取敦煌藏经洞宝藏的记录以此书最详。此外, 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的个人旅行记 *Ruins of Desert Cathay: Personal narrative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两卷本, 伦敦1912年出版, 也有内容大致一样的记录。可惜以上两书尚无中译本, 国内学者常常引用的向达先生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 或王竹书先生译《斯坦因千佛洞取经始末记》(《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5期, 1935年), 所据原本为 *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 Brief narrative of three expeditions in Innermost Asia and North-Western China*, 1933年伦敦出版。这是斯坦因在美国所作关于他三次中亚探险的概要讲演稿, 有关藏经洞的记载较上述两书要简单得多。Jeannet Mirsky, *Sir Aurel Stein: Archaeological Explor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一书第14章, 摘录了 *Ruins of Desert Cathay* 所记斯坦因得到藏经洞宝藏的主要段落。此书已有田卫疆等人的中译本《斯坦因: 考古与探险》,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版, 虽有些地方有所误译(如将“贝叶本”译作“菩提”), 但可供参考。本文主要利用斯坦因的正式报告 *Serindia*, 辅以 *Ruins of Desert Cathay*。

〔2〕 P. Pelliot, “Une bibliothèque médiévale retrouvée au Kan-sou”,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VIII, 1908, p. 506; 陆翔译《敦煌石室访书记》,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5期, 1935年, 7—8页。持伯希和说者有, L. Giles, *Six Centuries at Tunhuang*, London 1944, p. 5; 苏莹辉《跋黑城所出西夏时写本佛教偈名卷子》, 《敦煌论集续编》, 台湾学生书局, 1983年, 231—240页; 阎文儒《莫高窟的创建与藏经洞的开凿及其封闭》, 《文物》1980年第6期, 61—62页。

〔3〕 Akira Fujieda,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History*, Canberra 1973, p. 128; “Une reconstruction de la ‘bibliothèque’ de Touen-houang”, *Journal Asiatique*, CCLXIX, 1981, pp. 65-68; 魏英邦译《敦煌“藏经洞”的一次复原》, 《敦煌学研究》(《西北师范学院学报》增刊), 1984年10月, 96—97页。



权的某一年,敦煌各寺院进行了一次寺院藏书大清点,结果将一大批残破无用的经卷、过时的文书、废纸、幡画、多余的佛像等等,统统集中封存在藏经洞中<sup>〔1〕</sup>。而另一些学者则沿着伯希和的思路,又提出1008—1010年备战西夏而封存说<sup>〔2〕</sup>、1094—1098年黑韩王朝威胁说<sup>〔3〕</sup>,以及在更晚的年代中找寻封闭原因,甚者认为晚到元朝<sup>〔4〕</sup>。本文对这两种看法提出质疑,并阐明自己的看法,目的是抛砖引玉,使有关藏经洞的讨论立足于通盘考虑敦煌藏经洞文献、文物以及当时历史背景的基础上。

## 二、藏经洞的原始面貌及后人扰动

探讨藏经洞的封闭原因和年代,首先应当尽可能地明了藏经洞所藏文献和文物的原貌。遗憾的是在斯坦因到来之前,没有详细的关于藏经洞发现时情形的记录保存下来,我们只是从1942—1943年逗留敦煌的谢稚柳先生所撰《敦煌石室记》(无出版地,署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中,得到一些简略的报道:“王道士夜半与杨某击破壁,则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一人,泥块封塞。更发泥块,则为一小洞,约丈余大,有白布包等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帧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包之下,此光绪二十五年岁庚子四月二十七日事,盖宋时避西夏之乱秘藏于此,即世所传藏经洞也。”这里描述的藏经洞中经卷与经帙完好保存的情形虽较简

〔1〕 方广錡《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213—223页。

〔2〕 白滨《试论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年代》,《一九八三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340—357页。

〔3〕 殷晴《敦煌藏经洞为什么要封闭?》,《文物》1979年第9期,6页。

〔4〕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主宋皇祐五年以后说,见同书,北平,1931年,3—4页;张维《陇右金石录》卷五主元末说;关百益《敦煌石室考略》主成吉思汗西征时说,见《河南博物馆馆刊》第1集,叶13;石璋如《关于藏经洞的几个问题》举莫高窟有庆历六年题记,以支持陈垣说,见《大陆杂志》特刊第2辑。